

二十四史輯要

冊四



明 代 軼 聞

角五 冊一 編如慧林

有明一代正史
而外傳其遺聞
軼事之書絕少
概見林慧如君
特輯是書內容
分八卷都十萬
言選擇精當別
類分門可作小
說讀可當筆記
觀即作為明代
之野史觀亦無
不可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孤忠鑑
義士傳
名士志
美人譜
異人錄
亂賊記
技術史
異物志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二十四史輯要

卷之十一 秦

秦本記 史記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皐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爲湯御以敗桀於鳴條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爲諸侯其玄孫曰中湣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

葬於霍太山蜚廉復有子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爲宅皋狼皋狼
牛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騊駼耳之駟西巡狩樂
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
父造父族由此爲趙氏自蜚廉生季勝已下五世至造父別居趙趙衰其後也惡來
革者蜚廉子也早死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駱大駱生非
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
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爲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爲大
駱妻生子成爲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湣以親故
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
以爲王王其圖之於是孝王曰昔栢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
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
子爲駱適者以和西戎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
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周宣王卽位

乃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之爲西垂大夫莊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三人其長男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襄公襄公爲太子莊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襄公元年以女弟繆嬴爲豐王妻襄公二年戎圍犬丘世父世父擊之爲戎人所虜歲餘復歸世父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廢太子立褒姒子爲適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卽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乃用駟駒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時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爲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卽營邑之十年初爲酈時用三年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十六年文公以

兵伐戎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十九年得陳寶
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賜
諡爲殯公殯公之長子爲太子是文公孫也五十年文公卒葬西山殯公子立是爲
寧公寧公二年公徙居平陽遣兵伐蕩社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四年魯
公子翬弑其君隱公十二年伐蕩氏取之寧公生十歲立立十二年卒葬西山生子
三人長男武公爲太子武公弟德公同母魯姬子生出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
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爲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復共令人賊殺出子出子生五歲立
立六年卒三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下居平陽封
宮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鄭高渠昧殺其君昭公十年伐邾冀戎
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滅小虢十三年齊人管至父連稱等殺其君襄公而立公
孫無知晉滅霍魏耿齊雍廩殺無知管至父等而立齊桓公齊晉爲疆國十九年晉
曲沃始爲晉侯齊桓公伯於鄆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
六人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陽立其弟德公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以

犧三百牢祠鄜時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梁伯芮伯來朝二年初伏以狗禦蠱德
公生三十三歲而立立二年卒生子三人長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穆公長子宣公
立宣公元年衛燕伐周出惠王立王子頹三年鄭伯虢叔殺子頹而入惠王四年作
密時與晉戰河陽勝之十二年宣公卒生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成公元年梁伯
芮伯來朝齊桓公伐山戎次於孤竹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繆公繆公
任好元年自將伐茅津勝之四年迎婦於晉晉太子申生姊也其歲齊桓公伐楚至
邵陵五年晉獻公滅虞虢虢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璧馬賂於虞故也既虜百里
奚以爲秦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
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
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
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
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餽人
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

以養牛干之及頽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秋繆公自將伐晉戰於河曲晉驪姬作亂太子申生死新城重耳夷吾出犇九年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晉獻公卒立驪姬子奚齊其臣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卓子克又殺卓子及荀息夷吾使人請秦求入晉於是繆公許之使百里傒將兵送夷吾夷吾謂曰誠得立請割晉之河西八城與秦及至已立而使丕鄭謝秦背約不與河西城而殺里克皆呂甥卻芮之計也願君以利急召呂卻呂卻至則實欲重耳今背秦約而殺里克皆呂甥卻芮之計也願君以利急召呂卻呂卻至則更入重耳便繆公許之使人與丕鄭歸召呂卻呂卻等疑丕鄭有間乃言夷吾殺丕鄭丕鄭子不豹奔秦說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繆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臣能誅其大臣此其調也不聽而陰用豹十二年齊管仲隰朋死晉旱來請粟不豹說繆公勿與其飢而伐之繆公問公孫支支曰飢穰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百里傒傒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於是用百里傒公孫支言卒與之粟

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十四年秦飢請粟於晉晉君謀之羣臣虢射曰因其飢
伐之可有大功晉君從之十五年興兵將攻秦繆公發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九月
壬戌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驚繆公與麾下馳
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爲晉軍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
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
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
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
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令於國齋宿吾將以晉君祠上帝周天子聞之
曰晉我同姓爲請晉君夷吾姊亦爲繆公夫人夫人聞之乃衰絰跣曰妾兄弟不能
相救以辱君命繆公曰我得晉君以爲功今天子爲請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許歸
之更舍上舍而饋之七年十一月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西地使太子圉爲質於
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時秦地東至河十八年齊桓公卒二十年秦滅梁芮二十二
年晉公子圉聞晉君病曰梁我母家也而秦滅之我兄弟多卽君百歲後秦必留我

而晉輕亦更立他子子圉乃亡歸晉二十三年晉惠公卒子圉立爲君秦怨圉亡去乃迎晉公子重耳於楚而妻以故子圉妻重耳初謝後乃受繆公益禮厚遇之二十四年春秦使人告晉大臣欲入重耳晉許之於是使人送重耳二月重耳立爲晉君是爲文公文使人殺子圉子圉是爲懷公其秋周襄王弟帶以翟伐王王出居鄭二十五年周王使人告難於晉秦繆公將兵助晉文公入襄王殺王弟帶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三十年繆公助晉文公圍鄭鄭使人言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而得矣而秦未有利晉之彊秦之憂也繆公乃罷兵歸晉亦罷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鄭人有賣鄭於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繆公問蹇叔百里奚對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賣鄭庸知我國人不可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奚蹇叔二人哭之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吾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退謂其子曰汝軍卽敗必於殽阨矣三十三年春秦兵遂東更晉地過周北門周王孫滿曰秦師無禮不敗

何待兵至滑鄭販賣買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滅滑滑晉之邊邑也當是時晉文公喪尙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絰發兵遮秦兵於殽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文公夫人秦女也爲秦三囚將請曰繆公之怨此三人入於骨髓願令此三人歸令我君得自快烹之晉君許之歸秦三將三將至繆公素服郊迎嚮三人哭曰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恥毋怠遂復三人官秩如故愈益厚之三十四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繆公於是復使孟明視等將兵伐晉戰於彭衙秦不利引兵歸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尙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皇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

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遣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閒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嘗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閒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鄆以報殺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殺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

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三十九年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爲作歌黃鳥之詩君子曰秦繆公廣地益國東服彊晉西霸戎夷然不爲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棄民收其良臣而從死且先王崩尙猶遺德垂法況奪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繆公子四十人其太子罃代立是爲康公康公元年往歲繆公之卒晉襄公亦卒襄公之弟名雍秦出也在秦晉趙盾欲立之使隨會來迎雍秦以兵送至令狐晉立襄公子而反擊秦師秦師敗隨會來奔二一年秦伐晉取武城報令狐之役四年晉伐秦取少梁六年秦伐晉取羈馬戰於河曲大敗晉軍晉人患隨會在秦爲亂乃使魏讐餘詳反合謀會詐而得會會遂歸晉康公立十二年卒子共公立共公二年晉趙穿弑其君靈公三年楚莊王彊北兵至雒問周鼎共公立五年卒子桓公立桓公三年晉敗我一將十年楚莊王服鄭北敗晉兵於河上當是之時楚霸爲會盟合諸侯二十四年晉厲公初立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合謀擊晉二十六年晉率諸侯伐秦秦軍敗走追至涇而還桓

公立二十七年卒子景公立景公四年晉欒書弑其君厲公十五年救鄭敗晉兵於櫟是時晉悼公爲盟主十八年晉悼公彊數會諸侯率以伐秦敗秦軍秦軍走晉兵追之遂渡涇至械林而還二十七年景公如晉與平公盟已而背之三十六年楚公子圍弑其君而自立是爲靈王景公母弟后子鍼有寵景公母弟富或譖之恐誅乃奔晉車重千乘晉平公曰后子富如此何以自亡對曰秦公無道畏誅欲待其後世乃歸三十九年楚靈王彊會諸侯於申爲盟主殺齊慶封景公立四十年卒子哀公立后子復來歸秦哀公八年楚公子棄疾弑靈王而自立是爲平王十一年楚平王來求秦女爲太子建妻至國女好而自娶之十五年楚平王欲誅建建亡伍子胥奔吳晉公室卑而六卿彊欲內相攻是以久秦晉不相攻三十一年吳王闔閭與伍子胥伐楚楚王亡奔隨吳遂入郢楚大夫申包胥來告急七日不食日夜哭泣於是秦乃發五百乘救楚敗吳師吳師歸楚昭王乃得復入郢哀公立三十六年卒太子夷公夷公蚤死不得立立夷公子是爲惠公惠公元年孔子行魯相事五年晉卿中行范氏反晉晉使智氏趙簡子攻之范中行氏亡奔齊惠公立十年卒子悼公立悼公

二年齊臣田乞弒其君孺子立其兄陽生爲悼公六年吳敗齊師齊人弒悼公立其子簡公九年晉定公與吳王夫差盟爭長於黃池卒先吳吳疆陵中國十二年齊田常弒簡公立其弟平公常相之十三年楚滅陳秦悼公立十四年卒子厲共公立孔子以悼公十二年卒厲共公二年蜀人來賂十六年灋河旁以兵二萬伐大荔取其王城二十一年初縣潁陽晉取武成二十四年晉亂殺智伯分其國與趙韓魏二十五年智開與邑人來奔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三十四年日食厲共公卒子躁公立躁公二年南鄭反十三年義渠來伐至渭南十四年躁公卒立其弟懷公懷公四年庶長黽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懷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是爲靈公靈公懷公孫也靈公六年晉城少梁秦擊之十三年城籍姑靈公卒子獻公不得立立靈公季父悼子是爲簡公簡公昭子之弟而懷公子也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劔灋洛城重泉十六年卒子惠公立惠公十二年子出子生十三年伐蜀取南鄭惠公卒出子立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秦以往者數易君君臣乖亂故晉復彊奪秦河西地獻公元年止從

死二年城櫟陽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十一年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十六年桃冬花十八年雨金櫟陽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二十四年獻公卒子孝公立年已二十一歲矣孝公元年河山以東疆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蹠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卽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狼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

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爲左庶長其事在商君語中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八年與魏戰元里有功十年衛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十二年作爲咸陽築冀闕秦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爲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爲田開阡陌東地渡洛十四年初爲賦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二十一年齊敗魏馬陵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魏公子卬封鞅爲列侯號商君二十四年與晉戰雁門虜其將魏錯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歲誅衛鞅鞅之初爲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師於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爲反而卒車裂以徇秦國惠文君元年楚韓趙蜀人來朝二年天子賀三年王冠四年天子致文武胙齊魏爲王五年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六年魏納陰晉陰晉更名寧秦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八年魏納河西地九年渡河取汾陰皮氏與魏王會應圍焦降之十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十五縣十一年縣義渠歸

魏焦曲沃義渠君爲臣更名少梁曰夏陽十二年初臘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爲王
韓亦爲王使張儀伐取陝出其人與魏十四年更爲元年二年張儀與齊楚大臣會
齧桑三年韓魏太子來朝張儀相魏五年王游至北河七年樂池相秦韓趙魏燕齊
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虜其將申差敗趙公子渴韓太子奐斬首八
萬二千八年張儀復相秦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伐取趙中都西陽十年韓太子蒼
來質伐取韓石章伐敗趙將泥伐取義渠二十五城十一年樛里疾攻魏焦降之敗
韓岸門斬首萬其將犀首走公子通封於蜀燕君讓其臣子之十二年王與梁王會
臨晉庶長疾攻趙虜趙將莊張儀相楚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虜其將屈匄斬
首八萬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楚圍雍氏秦使庶長疾助韓而東攻齊
到滿助魏攻燕十四年伐楚取召陵丹犁臣蜀相壯殺蜀侯來降惠王卒子武王立
韓魏齊楚越皆賓從武王元年與魏惠王會臨晉誅蜀相壯張儀魏章皆東出之魏
伐義渠丹犁二年初置丞相樛里疾甘茂爲左右丞相張儀死於魏三年與韓襄王
會臨晉外南公揭卒樛里疾相韓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

恨矣其秋使甘茂庶長封伐宜陽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魏太子來朝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膺八月武王死族孟說武王取魏女爲后無子立異母弟是爲昭襄王昭襄母楚人姓芊氏號宣太后武王死時昭襄王爲質於燕燕人送歸得立昭襄王元年嚴君疾爲相甘茂出之魏二年彗星見庶長壯與大臣諸侯公子爲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悼武王后出歸魏三年王冠與楚王會黃棘與楚上庸四年取蒲坂彗星見五年魏王來朝應亭復與魏蒲坂六年蜀侯輝反司馬錯定蜀庶長奐伐楚斬首二萬涇陽君質於齊日食晝晦七年拔新城樛里子卒八年使將軍芊戎攻楚取新市齊使章子魏使公孫喜韓使暴鳶共攻楚方城取唐昧趙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齊魏公子勁韓公子長爲諸侯九年孟嘗君薛文來相秦奐攻楚取八城殺其將景快十年楚懷王入朝秦秦留之薛文以金受免樓緩爲丞相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鹽氏而還秦與韓魏河北及封陵以和彗星見楚懷王走之趙趙不受還之秦卽死歸葬十二年樓緩免穰侯魏冉爲相予楚粟五萬石十三年向壽伐韓取武始左更白起

攻新城五大夫禮出亡奔魏任鄙爲漢中守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公孫喜拔五城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攻楚取宛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冉免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鄧魏冉陶爲諸侯十七年城陽君入朝及東周君來朝秦以垣爲蒲坂皮氏王之宜陽十八年錯攻垣河雍決橋取之十九年王爲西帝齊爲東帝皆復去之呂禮來自歸齊破宋宋王在魏死溫任鄙卒二十年王之漢中又之上郡北河二十一年錯攻魏河內魏獻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東賜爵赦罪人遷之涇陽君封宛二十二年蒙武伐齊河東爲九縣爲楚王會宛與趙王會中陽二十三年尉斯離與三晉燕伐齊破之濟西王與魏王會宜陽與韓王會新城二十四年與楚王會鄆又會穰秦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趙救之秦軍去魏冉免相二十五年拔趙二城與韓王會新城與魏王會新明邑二十六年赦罪人遷之穰侯冉復相二十七年錯攻楚赦罪人遷之南陽白起攻趙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鄆鄧赦罪人遷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爲南郡楚王走周君來王與楚王會襄陵白起爲武

安君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兩城楚人伐我江南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鳶斬首四萬鳶走魏入三縣請和三十三年客卿胡傷攻魏卷蔡陽長社取之擊芒卯華陽破之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三十四年秦與魏韓上庸地爲一郡南陽免臣遷居之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燕初置南陽郡三十六年客卿竈攻齊取剛壽予穰侯三十八年中更胡傷攻趙閼與不能取四十年悼太子死魏歸葬芷陽四十一年夏攻魏取邢丘懷四十二年安國君爲太子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陽鄆山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攻韓南郡取之四十五年五大夫賁攻韓取十城葉陽君惺出之國未至而死四十七年秦攻韓上黨上黨降趙秦因攻趙趙發兵擊秦相距秦使武安君白起擊大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盡殺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秦軍分爲三軍武安君歸王齮將伐趙武安君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韓上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其十月五大夫陵攻趙邯鄲四十九年正月益發卒佐陵戰不善免王齮代將其十月將軍張唐攻魏爲蔡尉捐弗守還斬之五十

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爲士伍遷陰密張唐攻鄭拔之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武安君白起有罪死齧攻邯鄲不拔去還奔汾軍二月餘攻晉軍斬首六千晉楚流死河二萬人攻汾城卽從唐拔寧新中寧新中更名安陽初作河橋五十一年將軍摎攻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攻趙取二十餘縣首虜九萬西周君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兵出伊闕攻秦令秦毋得通陽城於是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秦王受獻歸其君於周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五十三年天下來賓魏後秦使摎伐魏取吳城韓王入朝魏委國聽令五十四年王郊見上帝於雍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爲唐太后而合其葬於先王韓王衰經入弔祠諸侯皆使其將相來弔祠視喪事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孝文王除喪十月己亥卽位三日辛丑卒子莊襄王立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使蒙騫伐韓韓獻成臯鞏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二年使

蒙騫攻趙定太原三年蒙騫攻魏高都汲拔之攻趙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四年王齧攻上黨初置太原郡魏將無忌率五國兵擊秦卻於河外蒙騫敗解而去五月丙午莊襄王卒子政立是爲秦始皇帝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爲三十六郡號爲始皇帝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子胡亥立是爲二世皇帝三年諸侯並起叛秦趙高殺二世立子嬰子嬰立月餘諸侯誅之遂滅秦其語在始皇本紀中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and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二十四史輯要

卷之十二 秦

秦始皇本記 史記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爲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爲政姓趙氏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爲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爲相封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爲舍人蒙騫王齮廙公等爲將軍王年少初卽位委國事大臣晉陽反

元年將軍蒙騫擊定之

二年廙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

三年蒙騫攻韓取十三城王齮死十月將軍蒙騫攻魏氏囂有詭歲大饑

四年拔囂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

蔽天下疫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

五年將軍鶩攻魏定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東郡冬雷
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
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將軍鶩死以攻龍孤慶都還兵攻汲彗星
復見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

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將軍璧死
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屍河魚大上輕車重馬東就食嫪毐封爲長信侯予之山陽地
令毒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毒事無大小皆決於毒又以河西太原郡更
爲毒國

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帶劍長信侯毒作亂而覺
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斬年宮爲亂王
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毒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

亦拜爵一級毒等敗走卽令國中有生得毒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毒等衛尉竭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爲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四月寒凍有死者楊端和攻衍氏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

十年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桓齮爲將軍齊趙來置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滑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爲秦國尉卒用其

計策而李斯用事

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闕與櫟楊皆并爲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桓齮將

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

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十月桓齮攻趙

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韓王請爲臣

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地動

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初令男子書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

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爲郡命曰潁川地動華陽太后卒

民大飢

十八年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端和將河內羌癘伐趙端和圍邯鄲城

十九年王翦羌癘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仇怨皆阬之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始皇帝母太后崩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爲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大饑

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而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

二十一年王賁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王翦謝病老歸新鄭反昌平君徙於郢大雨雪深二尺五寸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

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荆王秦王游至郢陳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荆王反秦於淮南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

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已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

古有大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諡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

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爲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鄜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旣平天下不懈於治

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
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於是乃並
勃海以東過黃腫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
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曰維二十六
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
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於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
下搏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
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
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
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
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
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
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

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於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於金石以爲表經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爲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

罽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罽臨照於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燁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於石表垂於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於海隅遂登之罽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菑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罽旋遂之琅邪道上黨入

三十年無事

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皇爲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其辭曰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秦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墾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古不

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於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

師制曰可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千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熱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憚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

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羣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二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詆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

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爲仙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歌弦之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瀉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藉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刻頌秦

德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驢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節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緘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安和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鮫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人海者齋捕巨魚具而

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丞相斯爲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輜涼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輜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爲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中行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上輜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爲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鄜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鄜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椁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爲燭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

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爲機藏皆知之藏重卽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

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趙高爲郎中令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爲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爲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卽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彊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卽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遂

至遼東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尙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卽羣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閻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閻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閻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閻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爲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四月二世還至咸陽曰先帝爲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爲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酈山酈山事大畢今釋

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土五萬人爲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橐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七月戊卒陳勝等反故荆地爲張楚勝自立爲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爲侯王合從西鄉名爲伐秦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武臣自立爲趙王魏咎爲魏王田儻爲齊王沛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

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兵數十萬二世大驚與羣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破項梁定陶滅魏咎臨濟楚地盜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等於鉅鹿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爲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卽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卽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

是二世常居禁中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羣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墼啜土形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甬脰毋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凡所爲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爲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爲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尙何於法朕尊萬乘毋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卽位二年之間羣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爲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就五刑

三年章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往救鉅鹿冬趙高爲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夏章邯等戰數卻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

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王離邯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己亥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爲也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卻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爲王自關以東大氐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衆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使郎中令爲內應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

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鬪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卽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爲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之乃詳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使人約降子

嬰子嬰卽係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沛公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爲從長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滅秦之後各分其地爲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號曰三秦項羽爲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五年天下定於漢

李斯列傳

史記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遊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詭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

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尙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劔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漑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

治疆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疆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疆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騃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

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細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

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卽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尙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始皇二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

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
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
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眞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輜輶車中百官
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輶車中可諸奏事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
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卽立爲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
爲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
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
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
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譎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
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弑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衛君弑其父而衛國載其
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
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
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

間不及謀嬴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卽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敎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訕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

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龍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爲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邱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卽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旣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

賜劔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卽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尙安復請卽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卽以屬吏繫於陽周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旣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

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僂死咸陽市十公主矜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廢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悅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爲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卻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甌噉土銅雖監門之養不穀於

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滄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
面目黎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
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
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
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
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
過去弗能禁章邯已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
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
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
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
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
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
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

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極桎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壑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

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誄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諡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

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

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穀抵優俳之觀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碁年遂劫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卽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

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卽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圜圜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歛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尙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

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尅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

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
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於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
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
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
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
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卽
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
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子嬰卽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
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
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沛公因以屬吏項王
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二十四史輯要

卷之十三 秦漢之際

陳涉世家

史記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
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世元年七月發閩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
廣皆次當行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
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
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
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死或以爲亡今
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爲然乃行卜卜者知
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
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

聞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
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
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劔挺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
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
死卽已死卽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
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攻大
澤鄉收而攻蕪蘄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蕪以東攻銍鄆苦柘譙皆下之行收
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
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
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爲王陳涉乃立爲王號爲張楚
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爲假王監諸將以
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
千人爲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爲楚王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

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爲三川守守滎陽吳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周文陳之賢人也嘗爲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鄴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二三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武臣到邯鄲自立爲趙王陳餘爲大將軍張耳召騷爲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爲成都君趣趙兵亟入關趙王將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爲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

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日以楚之疆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爲然乃自立爲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爲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寧陵君咎爲魏王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寧陵君咎爲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爲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日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以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爲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銍人伍徐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銍人董緜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於郟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爲

將軍監郟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爲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臘月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碭諡曰隱王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爲蒼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爲楚初陳王至陳令銓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爲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爲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儋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鄱盜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爲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爲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已爲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不肯爲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

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房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爲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礪至今血食

項羽本紀

史記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卽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捕乃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嘗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

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卽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胸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

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

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卽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雒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卽免死

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悅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夫被

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勦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

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年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章

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尙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

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
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
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
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
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
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鯁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
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
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
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
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
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
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
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

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勦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卽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劔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劔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劔起舞項伯亦拔劔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劔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劔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劔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卮

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
上拔劔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
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
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
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
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
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
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
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
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
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
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劔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閒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
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

不勝楛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爲雍

王王咸陽以西都廢邱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邱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常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郴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卬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

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卽墨榮因自立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

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竊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

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閒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閒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閒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爲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二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閒項王項王使者來爲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爲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誑楚爲王王可以閒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

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臯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縱公魏豹守滎陽周苛縱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爲我將我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縱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臯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臯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臯北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璧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爲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

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卽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爲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臯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

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斬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卽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有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饑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

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卽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

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漢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檣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

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涅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桃侯平臯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